

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

FENGZIKAI ZHUAN

陈 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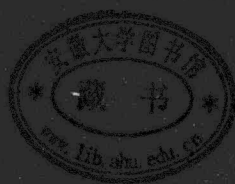


丰子恺传

人间情味

人间情味

李子恒著



〔晋〕新登字 2 号

人间情味——丰子恺传

陈 星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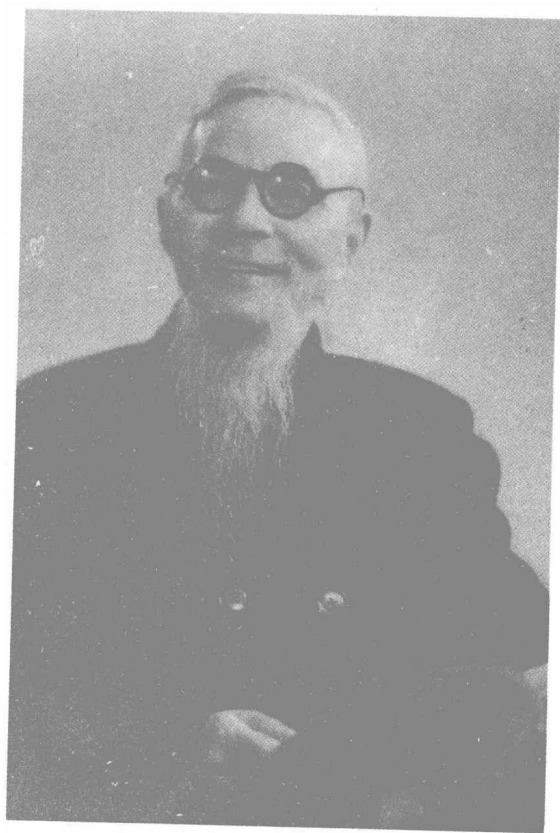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数字: 170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3年3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378-0337-3
I·321 定价: 4.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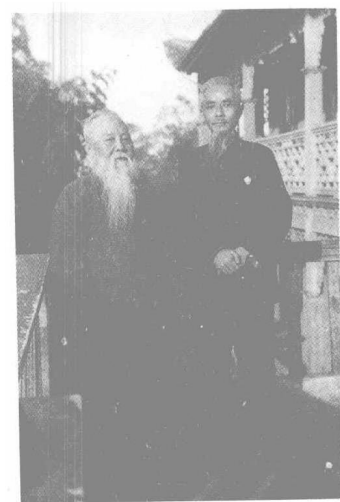
丰子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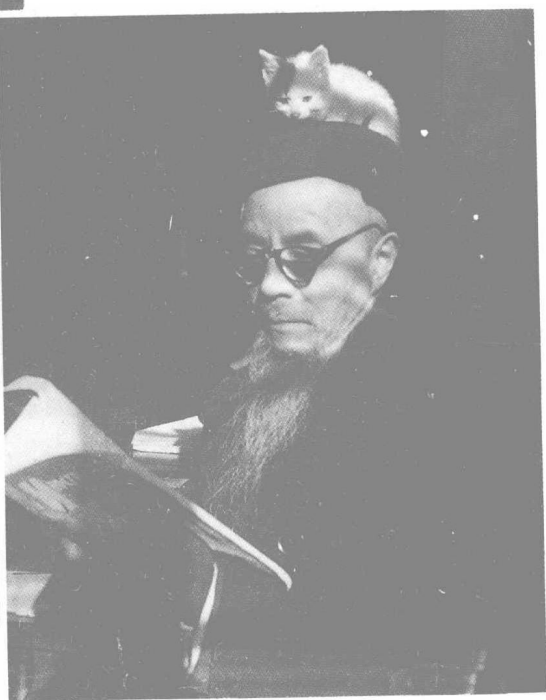
↑ 日本归来后的丰子恺



↑ 丰子恺与广洽法师在上海 日月楼



↑ 丰子恺、马一浮
摄于杭州蒋庄



↑ 丰子恺与猫

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爱无嗔，既好静而又好动，没有一点世故气……子恺从顶至踵，浑身都是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谈笑貌，待人接物，无一不是艺术的，无一不是至爱深情的流露。

——朱光潜《缅怀丰子恺老友》

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象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

——〔日〕吉川幸次郎《〈缘缘堂随笔〉译者的话》

上 篇

第 一 章

这是1914年的9月，节令已至初秋，杭州的空气仍是闷热得出奇，暑意丝毫没有消逝的迹象。上午8时过后，灼热的阳光就毫不客气地洒在人们的头顶上，叫人透不过气来。梧桐树上的知了“知知唧唧”地叫个不停，仿佛在向老天爷发泄它们自己的愤懑。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进楼前的树荫下，整齐地排放着几张教师开会用的长桌。几位穿着长衫的教师正忙着接待前来报到注册的新学生。在他们之中，有一位大个头，胖脑袋，蓄着一络八字胡的先生。也许因为他胖，更是怕热得要命，顺着额头流下来的汗珠恼得他不时嘀咕：“这天气，热死人了。”

“下一个……”

他叫夏丐尊，学校的舍监兼国文教员。

“先生，我叫叶天底，上虞来的！”

……

“我叫王聚安，金华人……”

“你呢？”

“黄宗晖，就住本地……”

.....

“先生，我叫杨伯豪！”

“杨伯豪？余姚来的是不？”夏丏尊似乎对他印象深刻。

“是的，先生。”

“好，你们都分在甲班，这位单先生是你们的班任，过一会儿人齐了，他会领你们去教室。”夏丏尊一面指着坐在他身旁的单不厂先生，一面不时地打量眼前这些个灵气十足的学生，打心眼里欢喜。就在这时候，夏丏尊忽然发现站在一群学生后面的一位少年似乎还没有办理注册。他没有争先恐后地抢着报到，却是老老实实地在后头站着。他圆圆的脸蛋，宽阔的额头，端正的五官显得英俊灵秀。尤其是他那看上去充满灵气的眉宇和那对毫不掩饰的大眼睛十分讨人喜欢。他穿着一条半新半旧却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裤，下配一双崭新的黑布鞋。虽然天气很热，他上身的那件白布衫的扣子一颗颗仍扣得整整齐齐。

“这位同学请过来！”夏丏尊赶紧招呼他。

少年这才慢慢地走上前来，恭敬地向夏先生行了个礼。

“你叫什么？”

“丰仁！”

“噢！你就是丰仁同学！”坐在一旁的单不厂先生兴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位朴朴实实的学生，继续说：

“我看过你的报考材料，你同时报考了三所学校，甲种商校还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了你，是吗？”

“是的，先生。”丰仁不好意思起来，双颊顿时绯红的一片，他开始感到脸上热乎乎的。

“三所学校！”

“第一名！”

站在一旁的新同学们一个个惊异地望着丰仁。

“好嘛！三所学校都录取你，这很好，很好嘛！”夏丐尊的话，使丰仁的情绪稍稍稳定了下来。

“那么，丰仁同学，你又为何选中了我们学校呢？”夏丐尊象是要有意考考他似的。

“嗯……我看师范学校规模大……在这么大的学校里，一定能够学到好多好多知识！”

“哈哈哈哈哈……”

“好家伙，丰仁同学，哈哈……”

如此天真稚朴的回答，逗得教师们仰头大笑，周围的同学们也哄笑了起来。这使丰仁刚刚开始平静下来的心情，一下子又不自在起来。他知道自己方才的回答显得过于肤浅，但他当时选择学校时，毕竟是真这么想的哩。

“先生，我是这么想的！”丰仁硬着头皮又这样补充了一句。

“哈哈哈哈哈……”周围又是一阵笑声。

“好！丰仁同学，你想多学知识，这个动机蛮好！我们欢迎你！”夏丐尊站起身来，轻轻地拍了拍丰仁的肩膀，眯起一双很有味道的细眼，笑着凝视了丰仁一会儿，接着说：

“你也是甲班的学生，单先生是你的班任，这些都是你的同学，来，大家认识认识！”

同学们一齐拥了过来，彼此行礼，互相介绍。欢声、笑声，教师们可亲可爱的言行，使丰仁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

二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在当时，除了湖南的第一师范外，国内还很少有能与之相媲美的同类学校。它的前身，是两级师范学堂。沈钧儒、张宗祥、沈尹默、鲁迅、马叙伦等杰出人物都曾在这里任教过。校长经亨颐又是颇负声望的教育家。学校里的规章制度很严格。早晨六时必须起床，上课后，寝室的大门就要上锁，白天谁也不得进入，只有到了晚自习后的九时半，学生方得就寝。白天，同学们必须在教室里用功。

正规的学习生活开始了。丰仁在学习上的确非常刻苦。他对任何课程都很专心。他的天资不错，所以学习起来也很顺手。不用说，每次作业的评分，大多能拿到五分。无论是考查、测验，丰仁的各科成绩皆列前茅。教师们对成绩优异的学生总是偏爱的，所以丰仁在先生们那里得到的表扬和赞誉颇多，这在他当时来说，心里总不免是乐滋滋的。

初冬的一个下午，天气有些阴冷。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丰仁正独自一人在自习教室里温课。他把手塞进棉袄的袖子里，低头默诵着单不厂先生在上午国文课上给大家讲授的一篇明代散文。他读得正专心，连从外面走进来特意看他的单先生也没有注意到。

“丰仁，还在温课？”

“是，先生。”丰仁连忙站起身来，慌忙从棉袄袖子里抽出来的双手一时不知放在何处。

“快坐下，你喜欢这篇文章吗？”单先生招呼丰仁坐下后，自己也移过一张凳子坐在了他的身旁。

“我对这篇散文很感兴趣，其情感真挚，文字亦质朴流畅。”

“明代的散文，尤其是晚明的小品文，许多都是这样，象袁氏兄弟的小品，扬弃了传统的框套，注重抒发心灵实感，因此读来颇感亲切。”

“先生说得极是！”

这时，单先生忽然将话题一转：

“丰仁，我刚从省教育会回来。在那里，我遇到了你家乡石门湾小学先生吴苍明。他向我介绍了不少关于你的情况。”

“吴先生！我可想他了，我来杭州投考，还是他送来的呢，他已经回去了吗？”从丰仁的话中听得出来，他对吴先生很有些依恋之情。

“吴先生本想来看你的，但他时间很紧，来不了，他特意让我问候你呢！”

单先生搓了搓手背继续说：

“听吴先生说，你的国文成绩一向很好，更不简单的是，你早在入学前就在《少年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是吧！”

“先生，我写不好。”丰仁谦逊地答道。脸颊两边又微微地发烫。

“这就很不错了嘛！”单先生略微凑近丰仁：“你国文基础好，几个月的学习证明你又有很大进步，我很喜欢你。”

“先生，我也尊敬您。你对学生好，从不训人，不象那位上体育课的张先生……”

“哈哈哈哈……你也别往心里去，体育教师常有急脾气，他的人还不错。对了，丰仁，我今天来还有两件事。”

丰仁赶紧把头一抬，两眼望着单先生。

“一是想告诉你，我已决定离开这里回家乡去。那里有位先生邀我去办学，我也想替故乡做点事。”单先生这突然要走，使丰仁感到很吃惊，他刚想说什么，可单先生却已抢先一句：

“丰仁，别说了，我知道这消息会使你失望。不过人生总是这样的，经历亦是多种多样的。这在你以后会渐渐明白。”

丰仁低下头去，知道单先生的走是不能挽回的了。

“第二件事，这也是我考虑许久的了。因为我喜欢你，为了留个纪念，我很想替你这个单名取一个号，你看好否？”

“取一个号？太好了！”丰仁似乎未加思索就答应了。因为他也早有取个号或把自己的名字换成双名的念头。他出生时叫慈玉，这是因为父亲把他视为掌上之玉而取的。后来他有过正式的名字叫丰润。上小学时，正是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家乡盛行选举风，小学老师曾考虑他将来的应选，怕润字太难写而对选举不利，便将润改为仁。可丰仁自己对这些名字都不甚满意，如今单先生要替自己取一个号，且又是临别的留念，丰仁哪有不从之理！

师生间的促膝交谈越来越投机。对单不厂先生来说，他对这位聪明颖悟的学生，显然很有点感情了。而在丰仁看来，他却觉着在单先生身上，着实体味到了一种已失去很久的父爱。

单不厂先生对丰仁赞同他的提议，感到非常高兴。只见他略为思考了片刻：

“从你的习性上看，象是一个文气的孩子，我想根据你的‘仁’字，取为‘子恺’好吗？”

“子恺？”

“是的，恺字有和乐之意，又很雅致，你喜欢吗？”

“喜欢，单先生，我看也别叫什么号了，我就叫子恺吧！”

丰仁对单先生的改名，显然极为满意，他又迫不及待地说：

“单先生，趁你还没有离开学校，赶快替我到教导处更改一下名字好吗？”

“当然可以，哈哈……”单先生说完，高兴地拍了一下学生的肩膀：

“好了，今天你也该放松放松了，食堂也快开晚饭了。”

.....

三

学生食堂设在学校的西北角。从自修教室门口远远望去，厨房的烟囱还冒着袅袅的炊烟。时值初冬，饭厅里的热气从不密封的窗缝里钻出来，象是弥漫着只有在清晨才能见着的朦朦白雾。

丰仁从教室里走出来，脑子里仍想着刚才单不厂先生与自己谈的一席话，心里美得很，然一想到先生很快就要离开学校，心头不免又是一阵惆怅。

他走进食堂的时候，同学们早已入座，一个个伸着脖子东张西望，等待着值日同学把菜盘子端上桌来。

“丰仁，你总是最晚来用餐。小菜数量本来不多，而你每次吃菜又最少，不会是你已在哪里吃过小灶了吧！”黄宗晖调皮地故意逗他。

“别这样馋嘴馋舌的欺负老实人，当心我揍你！”每次遇到这种场合，杨伯豪总要出面替丰仁说话。

“开个玩笑嘛，何必当真”黄宗晖伸伸舌头，朝着杨伯豪作了一个傻头傻脑的怪象。

丰仁淡然一笑，慢悠悠地入座。其实真正嘴馋的不是黄宗

晖，同桌的一位叫夏福祥的同学才是一个吃菜大王。别看他长得一副憨厚样，可挟起菜来，比谁都敏捷。每当五六只菜碗端上桌时，七八个毛头小伙还没反映过来时，夏福祥早已用眼睛以最快的速度扫视了一遍小菜的品种，并在别人准备拿筷子索菜前，已经将菜碗里几块仅有的肉块塞进了嘴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每当同学们意识到后，立即当食不让，一只菜碗里往往同时插入了五六双筷子，大有“老虎扑蝴蝶”之势。当肉块被捡完之后，另外几个菜碗亦随即一抢而空，这以后，大家才心安理得地吃起白饭来。丰仁在这种场合里，总是羞涩腼腆，他又拙于筷技，有时挟不到菜，只好蘸了一些残汤送白饭下肚。幸亏他从小受了父亲的影响，不喜肉食，客观上无须加入争肉的进攻战行列之中。

夏福祥挟菜动作灵敏，吃饭亦善狼吞虎咽。所以他每顿饭总是第一个离席。临走时，他习惯于对同学们说：“我就吃这些，剩下的让给你们享受了。”

同学们对他早有反感。这次杨伯豪终于忍不住了：“你这该死的杭州佬，下次再敢抢肉，我可要揍你了！”

“哎，同学们，伯豪怎么老是想揍人？你不怕我去报告夏先生！”

“你去报告吧，夏先生才不会替你这馋猫说话呢！”

“对！我们下次开除他！”同学们都激动起来。

“算了，算了！就算是我的那份让给他了，别开除他，否则别桌的同学也要吃清汤了。”丰仁站起来打圆场。

“丰仁，别迁就他，否则他的恶习不改！”伯豪还是不肯相让。夏福祥见情况不妙，只好溜烟地跑出饭厅去了。

杨伯豪比丰仁大一岁。别看他平时少言寡语，却有一副冷静的头脑。他善于帮助别人，又好主持正义。他与丰仁被分在同一

个自修室，入学不久，他俩就成了好朋友。这回若不是丰仁站出来劝解，或许他还真的要对夏福祥以拳相见了。

.....

寒假就要来临了。大考以后，学校照例要公布各班级的考试成绩。张榜那天，校园中心的公布栏前围满了查看成绩的新老学生。在一年级的成绩栏上，丰子恺的名字列在了第一位。几个乙班的学生蜷缩着身子一边看一边议论：“听说甲班的丰子恺原先叫丰仁，由于单不厂先生特别喜欢他，特意在离开学校前替他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

另一个说：“对了，我听级长说，下星期的全校大会上，经校长还要宣布他为模范生呢！”

“丰子恺早在十六岁就写作品啦！他的四篇短文还发表在《少年杂志》上呢！据说古文功底厚实，还有伊索寓言的味道！”

.....

杨伯豪轻轻走到丰子恺的眼前：“子恺，祝贺你，得了第一！”

丰子恺笑笑，没有说话。

“子恺，我想跟你谈一件事。”

“什么事？”

“现在说不清楚，明天星期日，我们还是上宝石山吧。”

四

正值大寒，冷风卷着雪花整整刮了一夜，直至凌晨，它才渐渐平息下来，天明的時候，大地已变成一片银白色的世界。湖边